

白
華
前
稿

白華前稿卷第十一

南匯 吳省欽 沖之

序一

六書音均表序

予友金匱段氏玉裁六書音均表既成有問於予者曰是書何以作讀之將何用也曰是書爲古音而作也古今語言不同古音不明不獨三代秦漢有韵之文不能以讀其無韵之文假借轉注音義不能知立乎今日而譯三代秦漢之音是書爲之舌人也曰鄭氏庠陳氏第顧氏炎武江氏永之書何如曰鄭氏諸人之書善矣或

分所當合或合所當分得是書而義始備也曰今官韵
依劉淵之一百十七部而顧氏江氏及是書依陸氏法
言二百六部之舊何也曰必依二百六部之舊而後可
由今韻以推古韻也如支脂之分爲三无與侯元與魂
痕各分爲二皆與三百篇合而一百十七部者去之遠
也曰是書何以於顧氏十部江氏十三部之後確然定
爲十七部也曰詩三百篇之韻確有是十七部而顧氏
江氏分析未備其平入分配多未審是書上溯三百篇
下沿廣韵廣韵分爲數韵而三百篇合爲一韵者則爲
一部三百篇在此部而廣韵遂入於他部是爲古今音

轉移不同是書第一表及第四表古本音之義也然則一韵而廣韻分數韵者何也曰音之變也冬鍾之後而爲東支脂之之後而爲佳皆吟耕清之斂而爲青真之斂而爲先十七部皆有是也第二表何以作也曰今韵於同一諧聲之偏旁而互見諸部古音則同此諧聲即爲同部故古音可審形而定也曰以古之本音正後人合韵協音之說之非矣而仍言合韵何也曰古與今異部是爲古本音如邱謀尤古在之咍部而今在九幽部曹荅茅滔古在九幽部而今在蕭晵肴蒙部是也古與古異部而合用之是爲古合韵如母字古在之咍部詩

凡十七見而蟬蟬協兩興字古在蒸登部詩凡五見而大明協林心是也知其分而後知其合知其合而後愈知其分凡三百篇及三代秦漢之音研求其所合又因所合之多寡遠近及異平同入之處而得其次第此十七部先後所由定而第三表及第四表古今韵之義也曰古四聲與今四聲不同何也曰古今部分之轉移不同若是其四聲之轉移不同猶是也其言表何也曰暴諸外以示人也是太史公十表之義也其言音均何也曰古言均今言韵也韵韻皆不見於說文而韵字則見於薛尚功所載曾侯鐘銘是也其冠以六書何也曰知

此而古指事象形諧聲會意之文舉得其部分得其音
韵知此而古假借轉注舉可通故曰六書音均表也然
則讀之而苦其難何也口於今韵則依廣韵部分於字
書則宗說文解字於古音則窮三百篇及羣經有韵之
丈於言古音之書則考顧氏音學五書江氏古韵標準
以三百篇及周秦所用正漢魏以後轉移之音而歷代
音韵沿革源流以見而陸氏部分之故以見而顧氏江
氏之未協者以見彼吳氏棫楊氏慎毛氏奇齡之書無
論矣問者曰有是哉遂書之以爲釋例

三五徵實錄序

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次稱王次者以世次言若易
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也孔子序書斷
自唐虞蓋唐虞以前之書具掌周外史楚倚相能讀之
而無徵不信後人三皇五帝之稱亦不同三皇秦博士
以謂天皇地皇泰皇鄭元酈善長以謂伏羲女媧神農
宗均譙周以謂燧人伏羲神農孔安國皇甫謐以謂伏
羲神農黃帝應劭以謂伏羲神農祝融至五帝載月令
者乃天之五行之神孔安國以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爲
五帝皇甫謐因之司馬遷本五帝德之訓以黃帝易去
少昊其自序曰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

度特少昊不宜去遷從安國問故不宜有異同若蔡邕所言庖犧神農稱皇堯舜稱帝是第舉其盛者爲言而非以槩三五也宋胡宏仁仲撰皇王大紀改秦博士之泰皇爲人皇以合天皇地皇而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世升世降名實互歧又緯書開闢至獲麟二十七十八萬歲之說司馬彪采之歷志并信千古虛誕不經其爲羅泌路史陳恕通鑑外紀之口實也久矣東武王君榮緒博學好古推金氏履祥通鑑前編之義於六紀十紀諸號削而不書於三皇五帝据孔氏序爲斷而以胡氏天地人之名分系於三后之上其紀三代則自

夏禹丙子受終至周赧王乙巳入秦獻地而止其義謹而嚴其事典而質其言物而序考藝折衷是掩前錄錄之言采也取也記也籍也摯虞三輔決錄張勃吳錄張詮南燕錄之屬皆史之偏者以三皇五帝宜曰書以三代宜曰史惟唐宋後史官編起居所記曰實錄以今法錄三皇五帝與三代之實此之謂微此之謂書若史

正史異同例序

漢儒之釋經曰故曰微曰通自章句箋傳之名起而釋春秋者多以例著如鄭衆牒例何休謚例賈徽劉陶荀爽劉實條例杜預既爲釋例又分左氏傳爲正例變例

非例史之體紀載祖尚書編年祖春秋體卽例也左氏傳以編年爲紀載故史例尤近春秋後世讀史之家若章懷太子裴松之顏師古之徒網羅散佚補正舊文旣以爲功臣吳兢蘇轍呂祖謙之徒又以按切今古議論短長爲之諍子之二者所持不同而於例皆無所與譬之於醫例其方藥也義其脈也知脈之陰陽湛浮小大虛實而非有方藥以劑之善治者且束手也三史之學殷侑謂亞於六經然司馬入書班氏已爲十志范氏志乃缺焉其間律歷輿服儀衛多以分氏族職官或以合皇后一也或紀或世家或傳或與諸子同傳不同釋老

一也或傳或附方伎或志不同儒林一也或文學或分
道學不同悉數類舉不能終物惟其義各有在而例不
患無可準與無可通前創者後因彼沿者此革假令拘
牽故事如陸游所譏史官筆削有定本個個一樣在修
日歷者固然而不可以例一代之史史有通有專有偏
有野有逸其正史列學官者唐以三宋以十七明以二
十一今合舊唐書明史爲二十三恂叔先生讀之而例
之辨以要簡以賅雖其統不盡正而史無不正故名之
曰正史異同例任史職者於是焉求之庶幾方書具在
而昌陽猪苓之惟吾用焉已往予讀潘昂霄金石例王

行墓銘舉例黃宗羲金石要例以謂志墓表墓之作非
例不成史料且然作史者其可歎莽是書也憮不惟作
史者於是取裁且因以推春秋之例而發經傳之旨通
也微也故也卽釋經可矣而更竄異哉

銅鼓書堂集古印譜序

恂叔先生有官私古銅印甚夥擇其尤雅者若干藏銅
鼓之書堂而譜之以廣其傳銅鼓者先生宦粵時所得
歸而名其堂者也古金石之文鐘鼎尚矣人或利其用
而見銷惟印物小質輕古官私大小不甚相懸不足以
誨盜故流傳多得至今而贗印又不如贗他器之值厚

故作僞者不恒有焉夫以贗之者較少傳之者較多而未聞譜至數百餘之多者此不好之故而非盡力之不能得也先生學博而思精闇語予斯譜所存凡官爵族里確可定爲漢時物者什不啻八九餘亦不落輓述要不敢槩名漢印故竊取歐陽子之義以集古名之而予以念夫範銅之鼓昉自伏波諸葛赫連而降代有其製世之宦遊滇粵間者輒致珍祕雖心知其不盡出於漢而率以漢自夸先生鄙而不爲於圖左史右之間摩挲古澤以發皇其耳目而尙論古人此書堂之所自名卽此譜可知矣其文籀斯邈其形橢圜方其紐虎蛇龜螭

其數五百質皆銅先生能刻花乳石及竹木根文甚奇
古見者詫謂銅也脫煎銅仿之去魯廢遠矣

蜀字匡繆序

凡將訓纂蜀之言小學者晉魏時已不復存孟氏刻有
石經澌滅一也予以癸巳三月歲杪成都嘗舉謁字別
字之太且甚者爲蜀字糾繆頃再試時稍見懲改爰以
旁郡雜出之字隨手筆之而正之名曰匡繆取顏氏語
也顏氏意在小學視西齋糾繆爲史學而言者尤切近

云爾

自土字正序

凡此字誤用彼字者後漢儒林傳謂之別字今轉音謂之白字傳所謂近鄙字卽今俗字亦謂之土字范氏桂海虞衡志謂之土俗書者也顏氏千祿字書分爲三體曰通曰正曰俗顧俗或可沿或不可沿俗之沿愈歧愈甚以意增省以意顛倒不識字而執筆爲文文亦槩可知矣往予視學四川以諸生之承襲謬舛作蜀字匡繆一編行之五年稍見遷艾茲莅武昌未暇試士適見書院課卷錯雜之字了了可數因檢向所編匡繆舉示之輒相視笑以謂莫迹并請於蜀所有而此無者刪之蜀所無而此有者增之其別誤之字附著於編而名之曰

自土字正字之近鄙與別不盡此乃於素習用者不啻思過半焉倘津而逮之有說文解字在

學古錄序

治者道之迹也唐虞以來禮樂政刑之迹不同其所以爲治一心六經之道微矣其迹惟周官禮較著王莽之世劉歆依仿時事以僞經竄入其間今漢制可考者班氏十志而外浚儀王氏抄撮傳注凡得四卷而鄭氏多以漢法說經疎零詰屈殆等於不賢者之識小焉唐之六典開元禮宋之政和五禮元典章明集禮會典諸書述具在也而不盡衷於道至唐杜氏宋鄭氏馬氏之通

典通志畧通考類能言其所當然而不盡能言其所以然學者知古今之變博取而約之也精而後由其迹以觀聖人之道之心將所謂一以貫之與夫百世可知者胥在是矣東安曾氏受一玩性命之旨者數十年嘗撰次孔子孟子下至宋元明諸儒爲尊聞錄八卷以繼往學又以舉政之暇舉歷代禮樂政刑治亂得失之大推本經義間涉諸史成學古錄百數十篇攬其綱要而無叔孫縗蘊之芬擷其菁華而非舉子免闈之冊以是爲有本之學亦以是爲有用之文昔曾氏葬之文論者以經術最醇故其言三代禮樂之制如聚處一堂而與之

進退茲之無意爲文而文且若是者則以其學廣其思
精其體大雖治之迹古今不同而無異道卽無異治予
之學抑已未矣手是編而卒讀之庶幾見末知本如見
古聖人禮樂政刑之迹之心而不至面牆也夫

靈豆錄序

王樓邨先生以闊博絕麗之才爲康熙甲江左十五子
之冠禮部試殿試皆第一時年已六十領書局數年去
名滿禁中膏漑海內顧當未第時嘗卽木草綱目蒐其
精要勒靈豆錄一編爲田中丞斐攜去而家之人不復
知乾隆乙丑先生之孫郡守箴與得之中丞之裔丹墨

爛然手澤未墜今年秋先生之曾孫郡丞嵩高追錄其副增訂其百一示予請序之以行予以本草經論撰於神農岐伯子儀之手陶宏景益以註釋凡三百六十五味唐慎微增至千七百四十八味李時珍於舊藥千五百十八味之外增三百七十四味陰陽水土之宜六根五華九實之選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性前民利用無所不備知醫者讀之而不以費人不知醫者讀之而亦以博物然自類書盛行首尾衝決學者便於稽取往往不究其出處信手引用其於是書不以小學類之而以方書類之束而不觀一若卽有急而無可就以求焉蓋

所失爲不少矣百穀之種稻粱菽各二十蔬菜之實之助穀者各二十大豆菽小豆荅大者圓小者長角謂之莢葉謂之霍莖謂之共可蒸可屑可燥而靈光之品獻自日林羹啖一丸數日不復飢渴以先生之詩筆之有以饋貧於書固無所不讀乃劄楮所記融澤敏華惟其輾轉匿護閱數十年之久始得廣其傳而先生之學之勤業之精與郡守郡丞之賢皆不可以及讀是書者其以當記事之珠可哉

隆昌縣志序

志者史之一體古小史掌邦國之志今一國史一統志

是也外史掌四方之志今直省通志及府州縣志是也稽之實錄信之紅本其理博而詞不繁故史臣之志難而易廣之見聞考之紀載其體繁而物不博故府州縣之志易而難若近代割置之縣其地理人物史家固不詳又不可信心鑿空以爲一家之言蓋難之難者也瀘州及富順榮昌之間有縣曰隆昌顧氏祖禹謂故隆橋驛地因以爲名乃奏置在隆慶元年意殆如宋真宗縣祥符高宗府紹興故事者今縣令朱君雲駿下車九年酌康氏海武功志義例撰志六篇予惟府州縣之志不第與國史一統志異卽省志亦不與同康氏於其祖若

父之事累牘不休至后稷蘇武紀傳僅存二三百言姜
嫄廟有金時寶意寺碑其言雖不文而志不略采其所
援据多削其本書之名而於元妃之履武隋煬帝之葬
雷塘一無所舉正自新城王文簡以謂文簡事覈訓詞
爾雅而近之志府州縣者多仿爲之以四方之志而自
擬於金匱所藏其意既近於儻且取便於詭稱高簡以
自文其不學之徒後之考職方傳耆舊者孰從而徵之
而孰從而信之彼其於文物聲明之地而所述止此設
執簡而作茲志吾知其束手爾矣君文簡而有法所采
輯頗富信能類康氏之長而舍所短者苟得望縣郡而

志之信足備百二十國寶書之數也夫

富順縣志序

四川自府若廳而外直隸州九州十一縣百有十一有志可攷者十不過三四可稱者卒不過一二古山川人物之美多不能知之知之多不能言之雒水入江處爲漢江陽縣於今爲瀘州其上爲富順縣縣故江陽西北境也予友段君玉裁學廣而聞多嘗病水經注謁脫難讀於江水篇爲之補正復以雒水卽中水據今證古爲攷二篇其權知是縣時以宋史隱逸傳賣醫薛翁卽王氏應麟所稱賣香薛翁立祠致祀暇則手改舊志例類

網羅放佚成書若干卷或疑縣之士於蜀較舊其民物
輒阜故軍興雖急而討蒐之局繕刊之費咸趨事以底
於成然真令不爲而權令爲之非爲之難而知之難也
周官司徒掌邦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城廣輪之數司
險掌建九州之圖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誦訓掌方志以
知地俗所知之大小廣狹不同而不可不知則同毛氏
詩傳言大夫之德凡九其七曰山川能詒鄭氏以爲說
有兩讀或曰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
事也有兩讀故有兩義君之所說與所述之義俱可以
爲大夫而又以其所知作爲方志使九直隸州十一州

百十一縣之長吏舉能如君之所能將誦訓之官方藉以舉其職焉其毋謂所志者之小且狹也予按部三至瀘一至方山知是山瀕外江當以表江水而酈氏以之表雒水之非蘭祠在方山不在縣境志宜削去因君之多所知而聊舉一知如此

試言孫業序

凡所事所學謂之業舉子業謂之時文自元延祐初初場試經疑令舉子排作八比其文載元文矜式中相因至今不特舉場用之卽童子試及諸生歲科試無不業此其輕之日時文其重之曰書義經義視學之官考業

甚勤乃明人考卷僅載搜玉集我朝則康熙間顏學使光敷浙江考卷行世較遠豈所業者非耶抑考之者之未盡當耶湖北學署有孫業齋孫業謂恭順其所治經業然學記又言敬業正業正業謂先王正典敬業謂藝業之長者敬而親之夫易書詩禮樂春秋與禮樂射御書數皆曰六藝當入學考核時其藝固卽經業又擊鼓徵召學士發其筐篋出其書使恭順以治之其有不率夏楚以威之是視學之有司其考試不外經業大學始教古今一也當十年前使者典湖北鄉試少習知其文去年冬奉命視學滋懼無以宣

聖天子右文之德作人之至意甄校及暇擇其業之志乎古而不違乎時者間有刪潤板而行之其慎毋雜施而不孫哉

獨寐圖序

度疇隙十數弓枕坡環沼結亭廣函丈長松蔭之鉤簾設然橫一榻一尊宿櫞鬢枯坐青瞳雙湛短童奉書策以進是錢塘敬亭姚先生之真而錢文端公題以獨寐圖者也寐祇訓歟以其不明故訓迷以其目閉神藏故訓昧衛考槃之詩曰言曰歌曰宿宿近寐言歌近寤寤以覺言寐以寢言朱子以隱居自樂言之足矯詩序退

而窮處及鄭氏箋形貌大人寬然有虛乏之色之非蓋
闕睢言寤寐此言寐寤相舟言不寐有兔言尚寐陟屺
言無寐小弁言假寐此言獨寐寐則樂不寐尚寐無寐
假寐則憂以在澗在阿在谷之弗譏弗過弗告其自樂
爲何如而箋謂其不忘君之惡不復入君之朝不復告
君以善道且他詩之碩人博皆謂大德之人而箋又以
寬邁軼爲碩人之飢狀宜孔氏正義弗之取而朱子申
其說以正之也先生寢饋六籍垂五十尚籍諸生晚受
晉封泊焉儒素遇者不知爲貴人今湖北大中丞督儲
江安時先生就養使署賦詩斷章以獨寐老人自号絮

衾角枕無姬牋之侍洎歸道山中丞刻印一日獨寐家
風自予交當世士夫有鄒魯之文學有唐魏之勤儉者
其俗莫美於杭先生樂道而不厭乎外所欲設施中丞
舉見之行事惟其冥冥不墮故入寐而得其所安此慎
獨之所以求慊而考槃詩人曾未足以與於斯也抑予
聞澗韓詩作千文選註韓詩考槃在千池下而黃曰千
聘禮皮馬相間注古文間作千是在千卽在間間轉爲
澗而衛地無澗茲之圖類阿谷而不類澗亦以證先生
經義之闕而其德孔大世殆有未盡知者如杭州省闡
廣場延邃舉子輒悲雨立中丞先世率私錢置席舍數

百丈有司遂爲故事，寄於已而不寄於人。皆家風之至足，多者並著之以爲明志致遠者法。

贈應城張童子序

人之於事不能無所爲而爲，在仁義欲利辨之而已。爲身爲名，欲利也；爲民爲物，爲君父仁義也；爲君父而不顧身，抑有道。仁人之所難，而童孺爲之是不當，亟以名餌之也。孔子之言孝曰：「病則致其憂。」韓子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未聞毀傷肢體以爲養。而新史言唐陳藏器注本草，捨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多以父母疾割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旌門闈。夫給帛旌門闈上之所

以教也聖人於父母之喪，坊之以殷，不滅性顧於其未喪而以滅性導之。此韓子所謂贊政眉山蘇氏所謂怯者廬墓勇者剗股上以孝求下以名應也。然使信入肉治羸之一言而非役以人則君子無責焉。然使民俗媿薄之會信人肉治羸之一言動於其天卒共全其天則君子將有異焉。應城童子張桂少孤而育於伯世。璜世璜病革，桂剔臂肉五寸，詐爲飲起之。而桂日以殉其母，僨知之，調治亦起。事在庚子十一月，時鄖縣農陳文世婦劉，剔肝起其姑子同年秀水李君集，令鄉道田十餘畝，膳之桂所居距鄖二千里，齒又穢，必不知其事而應。

城令寶應王君嵩高亦予同年則以桂炫於予予謂此不可以教而婦孺者之心未嘗計身與名要以見教化之美昔西河毛氏謂令印無旌割肉者乃毛所爲割肉詩若文凡四五見余所見割肉事僅此桂今年十有四矣故祖父皆諸生予以桂之行義獨出於等夷屆童試時無使蒙速成之誚故贈之以言不曰義童而曰童子俾葆其所不學不慮者以勉之學與慮焉蓋推韓子贈張童子之義云爾

白華前稿卷第十二

南匯 吳省欽 沖之

序二

澠湖詩序

乙酉冬知自止予京寓風憇雪初一燈道故帆請予序
尊甫澠湖先生詩詩不果至也越一歲知自詩如初予
旣未得讀先生詩又未得見其人雖然請以獲交於知
自與知自所語予者爲斷憶予庚午夏就試崑山時知
自已爲高材生以舉文訂編綱知先生自辛酉貢於廷
授國子監學錄卽謝去不與人事者有年所居千墩距

吾邑且十舍未由拜牀下厥後予頗他出知白亦賦近遊巾間間一聚首頃放京兆試侘傺失志日夜念歸既又念昌黎之稱歐陽詹謂子不在側而親心亦安於是就東閣卒讀四門家書往來間出相示蓋先生年幾七十而神明不衰洞庭兩山銅坑鄧尉之間扶杖孺幼無歲不至又會稽山陰及攝山三茅勝具所經皆形歌咏其他田園風景之作陶韋范陸不名一家上潤之純下澤之樞餘業粗足自給遇儉歲且爲粥以食其里人知自雖客京師其兄弟皆侍子舍其子以健年未冠鵠起諸生間崑山故重門譽而千墩爲亭林所居禮法漸漸

迄今勿替，每知自舉一二事，未嘗不嘆前輩遺風，猶有存者也。孟子言：頌其詩，知其人。趙氏註詩歌國近故曰頌，惟蘇松兩郡既得附於近國之義，而芥山司寇序先生詩推重甚至，則予固知先生之人與詩者，而可無一言相質耶？知白幸賜而卒業焉。

趙清泉詩序

自春申浦東百數十里，壠聚相望，而清泉趙君距予居可百里。予未識清泉，而哲弟璞函稱詩最益，辱交好二十年，或三四年一二年不見，見輒各出所爲詩，自來京師相處日曬以謂極聚首之樂矣。璞函課詩如往時，而

予有不能復暇唱渭城之嘆顧嘗上下其議論甚樂見近賢之詩往歲聞清泉寄有詠史詩亟從璞函索觀而輾轉失去不得見其人竝不得讀其詩未嘗不悵怏累日也頃璞函持清泉近詩見示其地不出江南北數百里間所與游祇晨夕素心二三子較清量雨因物起興其遇風對雨之什爲璞函而作者尤經綿動人夫以古之詩人各長其國聲而爲風作者無取乎縱橫怪偉之觀采者無取乎堆垛擣撋之智清泉諸詩洵有合乎古詩人之義其詠史詩不知何如而其人要可識已當予與璞函荒江老屋偃仰嘯歌所境無非詩者自來脩門

人事刺促又餒屋賃馬之資日計不足璞函固不似予
之廢詩要不無應酬之作如今日清泉之境皆予與璞
函當日之境過此以往予又焉知清泉之不爲予與璞
函也序清泉詩其深有慨於予言也矣

蔣立厓楚中吟序

同年立厓蔣君以詩稱吳中當丙戌春立厓自秦至京
師出遊稿示予其詩清壯兼夏聲匆匆未及以序是夏
立厓試吏楚中楚故財賦地又善訟聽斷小不當往往
走京師投匱持長吏長短故吏楚視他直省難夫以甚
劇之區視不習之事而恊之以思逞之民能復唱渭城

者渺矣六七年來聞立厓治狀甚著頃以襄校入闈日
相與談藝而不及詩閱五日始出詩百數十篇所爲楚
中吟者相示意歎然甚下若編不富而格稍降也古之
詩人抒性情陳古昔若左記室阮步兵顏光祿沈吳興
多各以詠傳至謝公吳會吟自傅參軍檢美刺雖異而
所操皆上風其體從樂府惟鮑參軍之擬白頭吟李翰
林之擬梁甫吟類皆古歌詩立厓歷宰望縣以其餘事
道山川風俗之美與夫賢士大夫作爲歌詩壹唱三嘆
詩與樂相通卽吳會吟奚以異也吟之高者鸞莊者龍
苦者蟲哀者猿之數者性情旣異吟聲亦不侔凡詩皆

具性情永之爲詠串之爲吟以立匡之性情而又寓諸
所治之山川風俗與夫賢士大夫節詠恐有不足矣予
見近代詩人類以吟名稿聊舉吟咏之義俾知立匡之
詠之合於吟至其詩之工西莊光祿已序之予向者固
已清壯目之詩則猶是也而謂降格哉

顧牧原倚霞樓詩序

揚州自錢塘厲徵君爲寓公一時詩人以矜練相尚其
吟苦其格新其材半取諸裨編脞說士之遊於揚及與
揚錯壤者貌爲行卷與吳詠若設綿蕞往予嘗爲寶應
王少林丹徒鮑雅堂言之二子顧盛推如皋牧原顧君

善吳體吳體溫柔而少敦厚人不無病之然於詩教猶
得半予灑然固已異矣頃以試事識牧原於楚闈既竣
事牧原出詩三數卷介同年蔣立厓屬予論定立厓故
吳人與予俱嗜吳詠竊欣然以謂同聲之應乃其古詩
謹守尺度五七律縱橫鋪放一往不羈與吳巾近習肆
於古體而律體苦拘拘者正相反予乃詫少林雅堂之
不知言而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者立厓而外又有
一赤誠也而牧原曰此卷卽二子未嘗論定自丙戌以
憂歸里頗悔少作手杜詩一編亦不敢妄有規仿家有
小樓臨碧霞祠竊假蘇詩危樓倚斷霞者名之因以名

我近詩然則牧原固由吳體以進而非錯襲於揚之浙派也更審矣譬之於霞赤城也天半也若予其駿者矣試質之二子何如也

李憲吉青蓮館遺集序

歲丁丑壬午

天子巡幸吳越士奏賦待試僉以李君憲吉才當甲選時試卷無彌封奏名下君皆在乙等再被文綺之賜人又無不爲君惜先是君尊人微堂以辛未奏賦被乙至癸未偕子舉進士顧不與館選而君高祖秋錦先生試康熙己未詞科不利則又以君所遇止此爲故事耳矣

君歿後七年敬堂爲令楚頃瀕行屬序君遺集碑附秋
錦山房集以行嗚呼以君之才且窮而晉於年若此子
則何足重君然予以丁丑制舉與君爲同年念昌黎銘
其同年生李元賓元賓有文三卷外集二卷銘顧不載
元賓官太子祕書郎而君僅舉明經年亦二十九歲嚮
令君皓首稿項以諸生終老著書歲月何渠不足以憇
名父之心乃遇矣卒猶不遇勸遊告歸一病遽革天之
所以嗇君可不謂酷焉抑何如茲此才而嗇之爲得也
然予觀比年來如長洲劉企三潢吾邑葉方宣抱朴所
遇與君同其等或不逮遺文都不可知君所作附之家

集有井水處將誦之慥日志之藝文傳之文苑庶幾無所媿而亦無憾也君有周易象義十六國世家系表後唐書共若干卷蓋非直文也此直詩若詞焉耳予不論其工而論其行世若此世有識者其取而論定也

雅州譙樓唱和詩序

乾隆三十七年

王師三路討兩金酋雅州直南路之衝而西路之背嶺一自鄆灌臥龍關進一自雅州蘆山會達圍而南而西是又爲中路凡中南路軍行裝資饌饋驛遞皆取道雅州州自雍正七年升爲府城西南北皆瞰江山勢重阻

登覽閼壯無錫杜凝臺觀察以督運移節其地籌箸旣暇登高能賦一時和者十餘家明年五月予按雅試竣觀察復以屬和合前後唱和諸什將鏤板焉自昔雅頌所陳如在泮獻囚淮夷來同祇魯人侈頌之語若治外之采薇及出車采芑六月江漢常武諸詩美周宣者信矣太史公猶以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城彼朔方爲襄王時詩班固以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爲刺懿王而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爲美宣王而作今采薇之詩毛氏列在正雅良以征伐自天子出義固有美無刺也李太白聞安祿山反作詩云太白入月敵可摧後祿山死時太白果

入月韓退之充淮西行軍司馬當郾城秋晚聯句蔡尚
未平而雪下收新息陽生過京索亦若入蔡歸朝之期
預卜者此詠歌之故與吹律相似而儲胥頓置之時有
投壺雅歌之勝尤以見師行無犯非止如采薇所稱其
幕僚勝友若李正封之可興仪會聯句者又不可計數
陸梁小醜之不足平卽是編可信也予旣和之復樂得
而序之庶後之讀者有所考云

響泉詩序

詩競言音節矣音之起由人心比音而按之乃有節節
易近而音不易傳清濁大小哀樂剛柔音之屬也遲速

高下出入周疏節之屬也。清廟之瑟，壹倡三歎而有遺音，昔其微而難言，故漢魏六朝初盛唐諸家之詩，傳者節也不傳者音也，比音以赴節，無不應節者矣。按節以審音，無不知音者矣。予去春抵蜀時，響泉觀察示所作嘉州渝州諸五言，於近賢則大復昌穀爲近，既乃盡出所爲詩，詩約有三變，愈變愈遁，而出人多在逸處，自言少習唐音，於大歷後未一寓目，既乃泛涉宋元明諸家，以窮其正變，遇不快意處，輒歌李杜詩三數篇，其音輒與心動，故節不必唐，而音不可不唐，予乃以歎音之感，人深而節尚無與也。夫詩之節隨乎音，音既足，感人人。

又必選音以妙於所感故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以聲歌之所宜養吾心心有動而宣爲音庶與風雅頌之音相應而節無弗中焉吾不知響泉之比音以赴節與按節以審音而其道已微矣逸氣之得於天固無論也昔孟東野梅聖俞黃魯直之詩同時如退之永叔子瞻每好之而效其體論者以爲是由才天然體後於氣猶之節後於音體似矣不盡有其氣節似矣不盡有其音響泉之好初盛唐之音有意比之繼且無意比之宜其起於心而音之有

以動吾如是也。且夫泉仄爲汎，尾爲灘，正爲濫，縣爲沃，丁然璆然，罰罰然，響者音也，抑節也。或曰：李汧公有琴名響泉，響泉以喻德，且喻詩，故其自號與其集咸取此。夫琴吾不知也，序此詩以爲知此首則幸矣。

北征集序

宛平查丈恂叔以庚寅春觀察松茂時金酋干討饑饅驛駱駢桃關外且五年今年六月返成都旋率屯練出松州抵郎駁按果羅克蕃人掠青海牛馬事果羅克其種自吐蕃其部下中上其土司百戶千戶其地直松州西北千里州直成都北七百里觀察觸暑按驗閱四月

復返成都集近詩百餘篇名之曰北征而序予其緣
始夫蕃謂之藩職方氏九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大行
人總謂之蕃國世一見若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皆掌
之小司徒而追胥則有竭作之令當周盛時政教修明
奸慝預禁宜無有寇可逐盜賊可伺捕矣而萬民之卒
伍合之有其法教之有其素然祇用諸六鄉而不槩諸
九服外之抑難之也今威棱憺憺萬里亭障之外將以
鄉遂治之大兵又適討金川其有不冀不難移師以
指具聽旣暇辨其人民財用穀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而舉見之於詩蓋班叔皮自長安避難安定爲北征賦

杜子美自鳳翔東北赴鄜州其詩亦名北征二子者不
日遭世顛覆則日遭時艱虞都伊鬱不得志觀察身受
重寄垂三四年旣習見夫軍旅田役之政又能以追胥
之責襄大司馬所未逮乃其詩苞孕衆有電効氣格傳
於後亦無疑顧予往來成都兩年未獲經觀察所經以
激發其志氣論觀察詩不曾攬職方氏之中外圖彼大
司徒之圖國中無足以曠觀乎域外爾矣

勉齋詩序

詩者學之一端有所言在此而所感在彼如晨風之悟
慈父鹿鳴之感兄弟同食也所言在此反若不必在此

則鏡花水月與夫羚羊挂角之喻也古之詩人原本性情讀者各自爲感觸其理在可解不可解之間體製既興門逕備異由是入者譬之影書廓填雖下真蹟一等體悟日久自成一家舍是則非直不克成抑不克入孔子語弟子學詩而後之人以詩非關學吾未見其可矣虞山錢子勉猶稟抱穎異甫七歲人卽傳其題饑之句其近遊詩二百餘篇神采纘藻與才調集較近竹汀宮詹嘗序之以行十餘年來侍尊甫檢亭先生自楚而越而秦臘出玉門登葱嶺測蒲類海今又轉入蜀舉古足迹罕歷之境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瑰瑋磅礴隱起方寸

無不發之於詩學日廣詩亦日富日工蓋詩之學莫如遊遊各有職志惟過庭隨宦爲職志所不居不才者以之養資才者以之承學視他遊尤美視他人詩宜尤富且工則以是爲勉齋幸爾矣才調集以虞山二馮爲功臣而虞山之言詩有力排何李爲雲間諸子難者今兩家之郵已通不必以土風軒輊勉齋初業累進而言在此則必在此信不爲弔詭所奪者昔東坡言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晁以道和之則云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以救坡公之語之偏予見勉齋之詩之不儻乎學也爰揭其旨以俟論定云

蜀遊詩鈔序

丹陽陸君赤南入蜀九年錄所作詩前後八卷以行又
錄蜀近人與近人入蜀詩數百篇五十餘家凡天地人
物之無與蜀者詩雖工弗錄也古者陳詩觀民風故列
國皆有風太師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蓋詩之起莫先
於風謠有風則賦比興之三體備而雅頌山之蜀逐處
西土其名始見泰誓其風固輶軒所未采宋安吉袁說
友起巖輯漢以下至淳熙蜀人詩文爲成都文類明楊
慎用修本之爲全蜀藝文志意以徵蜀文獻非蜀產亦
弗錄焉然予讀韓魯詩芣苢蔡人妻作行露申人女作

邯柏舟衛宣夫人作式微黎莊夫人及其傳母作黍離一以尹伯奇弟伯封作一以衛宣公子壽作作是國之詩固不必盡出是國之人若木瓜美齊而在衛猗嗟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皆衛而在邯鄲是又各從其國之聲以爲聲而采者歌者卽以屬之是國唐宋以來序錄日多如高仲武殷璠韋縠陳起之徒皆嘗舉一時之詩選爲一集君謙而不有取少陵鈔詩之譜名之曰鈔則籃中例也曰遊則江湖例也繫以蜀則陳詩觀風之義繫蜀人而及入蜀之人則猶是蔡申之繫周南衛黎之繫周南之繫王風之義也抑予又疑古之采風者及

曹鄧諸小國而不及吾吳且延州來季子之知樂言子
之文學宜有詩而無詩至晉宋而所稱江南音者乃顯
蜀之詩宏自漢子乘風來此未能綜甄決擇以備太師
之教而君遊跡所至攬其人與詩俾有以傳世行遠卽
一時蜀之風賴以存其可無一言相質也異時君自蜀
歸庶錄吾吳近時之詩以遺采而歌者之比烈於古焉

白華前稿

卷之三

十三

白華前稿卷第十三

南匯 吳省欽 沖之

序三

慰忠祠詩序

三代之將宋周宣王時爲盛若升吉甫方叔召虎皇父
程伯休父戡定外變詩人稱之而于祔之役祈父亦列
於雅秦穆公誓師之辭掌於史達於四方序於孔子之
書魯嬖童汪鍊可以死可以無死死無益於魯孔子謂
其執干戈衛社稷至忼忼志節之士奮不顧身舍生取
義義之既炳同仇者甘於所憤討罪者壯於所直是故

常山死而後河朔應司農死而後京關收露臺死而後宗藩縛越在我朝若范文貞之死閩馬忠毅之死桂皆矢死以激天下之義以翦除慘惡而開不世之功此有功臣必先有忠臣忠之分不同其於義則一也促浸弗冀致肆天討歲癸巳六月十日賊人闖我木果木大營定邊將軍大學士溫公歿於昔嶺武臣死事者先後若干人文臣則戶部主事趙公文哲等先後二十有六人禮臣據禮議卹子祭葬子廕子祀昭忠祠其在成都憲臣闢草堂寺之西爲祠而名之曰憲忠是秋促浸復平丙申二月儻拉平朝命於將士死事處

如葉爾羌郭舟山故事收骨爲共塚英魂毅魄雖往不
朽矣夫兩酋不過一土舍其戕虐同類燭爲搶至維州
橋之謠亦非如叛臣在內之逆之甚此二十六人者惟
守糧畧視守土其他若奏記若度支若後先奔走皆非
有必死之責卒之堪冒喋血義不反顧稽古忠義傳所
載無茲時若此之多而國家廣厲人材臨難不苟天
人憤懣不轉瞬而紅旗馳自組獻祀在令此傳在國
史以視紫光閣圖象功臣何多媿焉予稔聞二十六
人之死又屢拜祠下憾未有所紀述以附史官之後而
研齋太守人系一詩揄揚忠孝論而錄之有補於世道

人心非直爲二十六人廣其傳已也今大功告成文
德四洽江漢常武之林試揚休而再爲泚筆焉可乎

陸藜軒詩序

曲阿陸子藜軒客游十餘年相遇於成都意抱軒舉談
讌旣習示予已刻未刻詩五百篇大抵得之於游其
間游蜀八年所作十七八蜀故詩境古詩人入蜀者必
首言少陵少陵詩莫富於夔而居成都先後亦五年崎
嶇戎馬讌間交作悱惻抑鬱之致不期然而無不然以
藜軒之游之若是其遠且久容有不得已於中而觀所
爲詩惟是紀山川風土朋友酬對之勝與夫先代興衰

之迹、王師撻伐之威。始知承平士人雖身不必早過而較之位爲拾遺時。值天寶者其爲幸良多也。方予入雲棧時人事刻促好景不遑顧將泝嘉戎涉漳水凡黎軒所目遇而口吟者舉悠然會之或發洩其一二以爲雲龍之上下而未敢必矣。奇蜀境抑奇黎軒之人與詩故泚筆而識其槩如此。

堯莊詩序

錢塘張君仲謀負異才既屢試不得志汗漫幕府間居京師數年諸貴游多從之學頃就養其子清潤官舍復以雲棧奇勝中年人腰腳可濟抵成都三閱月矣予旣

乞其分書復假抄所校薛氏鐘鼎款識竝得其堯莊詩若干卷讀之堯莊故山陰地君先世自此移錢塘名之示不忘也詩之體有四而言者每曰風雅雅爲天子之事不須言國國則風化之界其詩以當國爲別故譜者特詳後世封建不行不可以國譜而風之旨流於山林雅之材流於臺閣臺閣之集其名或以紀元或以官或以所官之地而不求聞達之士如陸魯望之書名笠澤魏仲先之集名草堂諦者有以知之而論之浙東西雖界一水而風化未之有界君游鈞在錢塘復我邦族之恩自可以適已乃以此名其詩而其詩綜擇雅故信非

土風所得而圓者。古關雎鵲巢諸詩禮用以合樂而寺人孟子絲蠻微臣之詩並列於雅風與雅其道自兼以君之才令致身於臺閣之間雖雅材可無多遜惟是遇有所齎奔走輒千萬里志氣激發詠歌勤苦卽甚不得已而無幾微誹亂之詞其詩與其人固若是可識也後之論者因君之所以名集者而思之其亦有當於忠孝之義也夫

沈澹園詩集序

歲丁酉之十一月予將返國門澹園太守自潼川寓書請序其詩三返而請益篤憶壬午春識澹園於閨門明

年癸未先後皆至京往返申晤顧未嘗見所爲詩洎備
兵蕪湖落職再至京壬辰來蜀爲郡丞權順慶府事旋
守潼川予以癸巳春過昭化天雄關澹閭題壁詩在焉
嗣子按試兩郡少暇輒唱和澹閭家故杭杭之州具湖
山之美自宋都南改佳麗儼之六朝顧其俗差近唐魏
務節儔少易儻數十年來如湖上詩社諸公都有集傳
世邊幅整贍而且具體較微守而不能變變而不能成方
雖風會爲之抑或囿於地也澹閭所遇不一而灑脫世
故惟朋友骨肉之愛歷久無所渝於中當軍需孔迫時
棧雲微雪于役日久迨涪郡守官政不繁而民不擾能

以餘力興舉廢墜拓亭闢寺升高有賦蓋古守郡之人之詩自謝康樂始著其後若退之之於潮子厚之於柳樂天之於忠於杭於蘇永叔之於滁於潁類皆有所開濟以餘事爲詩人雖其體峻易不同而誦其詩可以知其政世之言詩者不曰詩言志卽曰詩以道性情志與性情主於中天地山川谿谷草木鳥獸政治之失得感於外澹園以中之所得感於外之所至而自公旣暇又有以牢籠萬物陶冶性靈馭勉氣格不特湖上詩社諸公屐齒固未嘗到卽永嘉諸咏亦局促於邱壑間而詩之變猶未盡矣今夫水濁爲潘苦爲齒鹹爲海甘爲醴

及與之渝中冷之泉而味若無極者淡故也詩之淡可以見志與性情之眞而吐納者深若水火之尚其齊陰陽之尚其得視陶匏之酌水有不可同日而語者澹園與子之交非所稱成於淡者耶序其詩因竝及之

龕山詩集序

己丑夏伯川從予爲應舉之文卽舉亦未嘗偉矣顧屢試不利以其暇學才調集中詩數千里馳寄于清灑溫麗不害於作詩之旨乃告以詩特應舉之一而文固有舊業焉今年春京邸再見則曩兼然以背注佐鹹政萃綱者學攻時文之力於詩詩亦不復爲應舉之體予抱

腹疾淹月人有言伯川知醫且數起危殆因屬其藥劑而投之忽忽若疑沮閱旬日復診良已間總其前後所鈔龕山詩請序以行龕山者伯川所居南二十里磨龕山志地家多不載而巖壑蒼潤爲太谷遊眺之最伯川以山之名不出其鄉而世之柄文者不知其文與其詩若不能不亟標榜者自予觀應舉之文其高下得失決之者驗否大抵參半以今日之所試明日又試之而放與否不必盡合伯川爲應舉之文不亟亟爲應舉之詩乃其文不見知矣卽其詩人豈必盡知之雖然君子不務乎人之知而務乎己之可知未可知而知倖也可知

而不知命也今置身科第者流不必人皆有集而憔悴
專壹不得志於時之士一聯之後一語之工流傳或至
萬口伯川比雖中落而少襲豐順所裁就頗可觀以彼
衡此業可以無嫌於時第因其心之嫌者而用之詩必
日益富且工而知不知姑無論焉初伯川入都或欲致
之門下輒謝曰鄭元雖大儒邴原終不以師事而顧嚴
事予予知其質之大可造而方書證治之效之著者予
嚮未及知今試以言醫者言詩發題證候也別裁脈訣
也徵林藥物也漢魏至唐宋大家名家方劑也語曰學
醫人費學書紙費伯川費紙而未嘗費人以醫之有可

知知其詩之必無不知伯川勉乎哉

沖泉方伯集韓詩序

語曰杜詩韓筆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之徒皆稱誦
韓公文而不及詩宋景文言公公退之暇輒相與談讌
論文賦詩洪景廬於公古詩二百十聯句十二律詩一
百六十之外錄竇氏聯珠集所載公分韻得詩字五言
律而於詩皆不置論後之論者以貞元元和間惟公一
人能學杜如太華少華太室少室之並尊碑詔盤空妥
帖排奡卽公之所以自道其所得而已錢塘沖泉方伯
嗜公詩終卷誦不遺一字往嘗離合句義凡得若干篇

語意渾成若自己出蓋吾師文莊公和聲鳴盛在庭教誨諸兄山舟侍講集杜句先後百十餘首而方伯驚精游心如少華少室之有以出頭地卽一家之言爲言視他人集衆人之句而成之者其難易與純雜爲何如也景盧論景文所錄公佛骨表潮州謝表鱸魚文皆不甚潤色而換進學解數字如招諸生之招爲召障百川之障爲停爬羅爲杷羅焚膏爲燒膏寃後爲贖後頗不如本意平淮西碑千六百六十字才節減輒不穩當茲無有改換減節於其間而公之斷句不啻公之逸篇世有柳州當盟薺徽露讀之然方伯自言所爲無謬巧正辨

一熟字熟極乃生人毋徒炫其巧而不思所以熟之也哉

秋海棠倡和詩集序

徐君芷堂秋海棠詩往往爲之和，和者數百家。五年而集成，又四年芷堂返自金川軍幕，軍中和者十餘家，竝授予讀之，而序之曰：詩有六，而比興以通賦之窮，比之義視興深，隱楚辭以惡草比小人，以香草比君子，芷說文作茝，楚辭芷茝各五見，言之不足而長言之，以喻其潔芳，以寄其憔悴專一之况。芷堂以芷自信，困公車二十年，其賦是詩，宜有近夫憔悴專一，自道其幽思者。

之所爲矣而緣情體物不靡不怨人曰比也芷堂曰賦
也和者曰賦可比可興可也予和詩距今九年來獨且
四年芷堂先予來二年俯仰昔遊相對若夢今芷堂尚
羈軍幕或予先還京師雖欲遍諸和詩而讀之而序之
其可得耶是不止物之幸不幸已也背薛許昌自炫其
海棠荔支折楊柳諸詩其柳枝詞自註曰劉白二尚書
繼爲蘇州刺史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但文字太僻宮
商不高洪昇盧以謂薛所作皆無過人妄自尊大今芷
堂之詩過乎人和之者不必無劉與自人舉爲秋海棠
幸之抑秋海棠依海棠爲名海棠無香惟嘉州產有香

莊堂治彭山距嘉州百里耳試酌酒一倡焉可乎

笙閣詩序

休寧戴滋德隱武邱之塘紙屨而食擁鼻而詠目其尊
甫杏園乙榜授詩妙齡不爲于祿之學一遊京師歸而
繼室吳下所居有笙閣不知者乃以玉溪銀河吹笙詩
疑之乃其心則慕陶通明之築三層樓已處上弟子居
其中賓客至其下欣然聽吹笙爲樂也笙之質剛以匏
枵然而空差然而列管管端有簧簧十九日巢十三日
和三十六日竽故笙詩掌教吹竽而竽之音主於冬至
笙則太簇之氣應物生之時其在磬師西階用須磬東

階用笙磬而笙實爲衆音之長滋德學詩以來所作甚
縣往往棄去不復存所存數百篇大不踰宮細不過羽
鏗鏘鼓舞使人如研羣聲之清而得其和樂以所有者
信其所不存以所見者信其所未見殆不徒洪纖短長
之合度已矣吾聞鄉飲酒之禮鼓瑟歌麗鳴四牡皇皇
者誰笙三人和一人入堂下磬南北面五樂南陔自華
華黍主人獻之西階上一人拜於下衆笙不拜由是歌
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故曰鼓瑟吹笙吹笙鼓簧笙詩旣亡其義幸以序而存
自劉氏敞商氏份讀亡其詞之亡爲無謂六詩皆有聲

無詞無其詞而命之曰詩吾不信也夫以滋德之詩之足以存而予祇守職役未獲至閣下一聽其所吹之笙爲卽笙之義畧陳之其慎毋投老閣間而不求夫肆三官始之義也

稷堂試體詩序

唐賢詩最重二應體謂應制應試也吾弟泉之助教爲駢體出入楊王二宮賦視近代蘭次迦陵豈續稱威諸公獨開一生面其所擬應試詩予僕申存者數十首爲詮次以行昔林去華有省題詩二百首或曰去華工他文奈何以五言六韻行世劉後邨曰雖以此行世亦

以見去華之頓挫久而後鍛鍊玉錦城除歲竹屋翛然
是說也恤恤乎蓋如遇之